

殆也；事未发而先闻，危也。三者举事之大患。”句践顿首再拜曰：“孤尝不料力，乃与吴战，困于会稽，痛入于骨髓，日夜焦唇干舌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，孤之愿也。”遂问子贡。子贡曰：“吴王为人猛暴，群臣不堪；国家敝以数战，士卒弗忍；百姓怨上，大臣内变；子胥以谏死，太宰嚭用事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：是残国之治也。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，重宝以说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其伐齐必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矣。战胜，必以兵临晋，臣请北见晋君，令共攻之，弱吴必矣。其锐兵尽于齐，重甲困于晋，而王制其敝，此灭吴必矣。”越王大说，许诺。送子贡金百镒，剑一，良矛二。子贡不受，遂行。

报吴王曰：“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，越王大恐，曰：‘孤不幸，少失先人，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吴，军败身辱，栖于会稽，国为虚莽，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，死不敢忘，何谋之敢虑！’”后五日，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：“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，敢修下吏问于左右。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，诛强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室，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，孤请自被坚执锐，以先受矢石。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，甲二十领，铁屈卢之矛，步光之剑，以贺军吏。”吴王大说，以告子贡曰：“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，可乎？”子贡曰：“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悉人之众，又从其君，不义。君受其币，许其师，而辞其君。”吴王许诺，乃谢越王。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。

子贡因去之晋，谓晋君曰：“臣闻之，虑不先定不可以应

卒，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。今夫齐与吴将战，彼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齐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。”晋君大恐，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子贡曰：“修兵休卒以待之。”晋君许诺。

子贡去而之鲁。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，大破齐师，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，果以兵临晋，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。吴晋争强。晋人击之，大败吴师。越王闻之，涉江袭吴，去城七里而军。吴王闻之，去晋而归，与越战于五湖。三战不胜，城门不守，越遂围王宫，杀夫差而戮其相。破吴三年，东向而霸。

故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霸越。子贡一使，使势相破，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。

子贡能言善道，非常聪明。孔子懂得军事布局，懂得外交政策，你们不要认为孔子只会讲经书。孔子和子贡商量，如何一步一步走，先让子贡到齐国去。齐国掌权的是田常，非常跋扈，就是他主张要攻打鲁国。子贡先见的人是田常。他说，齐国打鲁国没有什么效用，鲁国很弱，不堪一击，很快就可以打下来，而且打下来，你也没有什么战功，那些战功都是其他大臣的，不如跟吴国打。吴国是强国，一打胜，吴国就称霸了。田常说，吴国没有攻打我国，师出无名，我怎么打？子贡说，没有关系，我去劝吴国来打你。大家看，子贡是不是在创造时势？子贡跑到吴国，告诉吴国国君说，现在齐国要攻打鲁国，齐国和吴国势力均衡，一旦齐国打下鲁国以后，势力就不均衡了，吴国就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，吴国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，帮助鲁国抵抗齐国。吴国国王夫差一听，觉得有道理，但是他担心越国会乘虚而入。子贡说，

没关系，我去劝劝越王句践，让他派军队给你，让越国空虚。句践听取了子贡的建议，给吴王送了很多粮草，派了军队来，甚至还表示自己愿意为马前卒。子贡就告诉吴王，不要让越王亲自来，这不太好，吴国的势力已经够强了，有了越国的粮草和武器支持足矣。吴王听了子贡的话之后就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地来打齐国。这时，子贡又跑到晋国，告诉晋国国君，现在吴国要跟齐国打，你也赶快准备。

结果可想而知，子贡是渔翁得利，挑起了三个强权国家的争斗场面。吴国把齐国打败了，吴王正得意时，晋国也插一脚进来，吴国只好又跟晋国开战。在鲁国和晋国的联合攻击下，吴国打了败仗，损兵折将，谁料雪上加霜，越王句践乘虚而入，攻打吴国，击败吴军，后又攻入吴国都城，吴国灭亡，吴王夫差自杀。你看，子贡只是一个文弱的书生，他游说诸侯国国君，救了鲁国，弱了齐国，灭了吴国，保全了越国。可见，子贡一人创造了情势，改变了历史。同时，孔子的弟子冉求向鲁哀公说这次鲁国得救完全是孔子的功劳，鲁哀公才特别把孔子请回去，不然孔子离开鲁国时愤愤不平，再加上十四年的流亡生活，怎么好意思回去呢？没有人请他回去，他和子贡创造时势，让鲁哀公把他请回去做国师。这是一个创造时势最佳的例子。

好，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？是要知道抉择。前面提到，在卫国子路要帮孔悝，孔子认为子路做得不对，因为父子相争，名不正，所以要慎重选择。后来子路就是在政争中被对手剁成肉酱。虽然孔子早就知道子路会因为勇强而死于政争，但事情发生了，对此，孔子还是非常痛心。所以，要把握好自己的位置，抉

择不正确，你死守的位置就是错误的。位跟时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怎么抉择、如何抉择很重要。

第三把钥匙就是“研几”。*研几*

“几”字在《易经》经文里面用了一次，在《系辞传》中则用了很多次。这个“几”是在事情发动之前的，是阴阳开始的时候，是吉凶还没有产生的时候。“研几”就是研判如何抓住每爻变化的理；“研几”就是智慧，要判断抉择，该怎么做。《系辞下传》称“知几其神乎”，这个“神”字要注意了，我们一般把“神”当神明、神仙、鬼神，这里的“神”则是变化莫测的意思，在变化之前你还没有看清楚的就是“神”。“神以知来”，我们能神通，知道未来的事情。但是怎么知道未来的事情？“知以藏往”，从已知的经验了解未来的变化，所以这是神秘的。未知，超越了我们们的知，称为神。这个神是我们的智慧会达到的境界。我们从小的事情而知道未来的发展，知道微妙的地方，这就是几。几是智慧，你没有智慧就不能运用。

我们看看“几”字在《系辞传》中怎么讲的？《系辞上传》称“《易》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”，《易经》的道理就是弥漫天地，涵盖天地之道。《易经》“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”，天文就是天象，“知幽明”就是知道阴阳的原因。“原始反终”，开始的时候，就知道将来的结果，“故知死生之说”，这就是几，就是处变的智慧。

可见，我们研究《易经》、运用《易经》，要位、时、几兼顾，一起抓住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讲，位就是三度空间，时就是四度空间，几就是五度空间，这五度就是我们的精神和智慧。

第二十一章 《易经》三原则



扫一扫，
进入课程

《易经》有三个基本的原则。

第一个原则以和为真。

《易经》讲阴阳相合，即宇宙是大和——大和谐。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，就是和。中国哲学是以和为正。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一样，西方哲学说要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，但中国人对真理没有兴趣。外在的真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以“和”为真理。比如说社会的真理、家庭的真理，有没有社会的真理，有没有家庭的真理，没有。以家庭为例，家庭有什么真理？家庭以和为贵，夫妻相和，父母儿女相和谐，就是家庭的真理，家庭没有另外一个真理。西方的哲学讲真理就是要从人以外去追求一个客观的真理，所以他们才会讲上帝。中国的哲学里，外面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放在那里让我们追求。这个真理就是在内心的和谐。所以《易经》整个就是一个“和”字，“和”字影响整个中国哲学。我们讲天道，不是说人之外有一个天在那里，有一个道在那里。道存在于万物，存在于我们的人心。这个“和”是中国哲学，也是《易经》的第一个基本原则。

第二个原则是以义为利。

《易经·乾卦·文言传》称“乾始，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

所利，大矣哉”，讲的是大利。大利是什么？“利者，义之和也”（《易经·乾卦·文言传》），定义下得非常精要。这个“义”字我们现在常常指正义，把“义”变成了一个客观的标准，即所谓的公理正义。其实，“义”本身是适宜的宜，义者，宜也。义对每个人都是适合的，不是对你一个人有利，是对大家都有利，大家都有利就是义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利。对我个人有利，损人利己也不在乎，这不是《易经》讲的利。《易经》讲的是利己利人，两方面都受利。以义为利，儒家有义利之辨，变成了迂腐的儒家。《论语·里仁》称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君子，什么事情都以义为考量，就是考量对别人是否有利。小人只讲小利。诸位注意，后来把小人看作没有德行的人。其实在《易经》里面，小人只是一般的人，古代老百姓都自称小人，而称为官者为大人，到后来小人才变成败德之人。如果一般的人做事情以利益为目的，这也没有错。他们不能做大事业，为了利益，为了全家的生计，做点小利事情，有什么错？所以义利之辨分得太清楚，这是错误的。利中有义，义中有利。《易经》的利就是义，是该不该做。我们占出某一个爻，无论是吉凶，都告诉你如何去做，对自己有利，对别人有利。这才是《易经》的教训。

第三个原则是以诚代占。

《系辞下传》称“知几其神乎”，知道任何事情发展到最微妙的时候，就有神的作用。孔子接着说“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”，和神有什么关系？和上面的人交朋友，上面的人有钱有势，你不要谄媚；和下面的人做朋友，不要轻视他，所以上对下都要一致。都要一致，这就是诚。你把握诚，就有神的作用。这个神是“几”，

就是“动之微”，“几”是动的开始。这个思想后来被老子拿去用了，老子的无为就是在事情发展的开端，把它解决了，就不会导致后来变成大问题，即老子说的“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”，还没有乱的时候，先把它治理好，将来就不需要动刀动斧地大肆改革，这就是知几，也是一种智慧。

在孔子的话里，“知几”落实下来就是一个“诚”字。“诚”字，在春秋时候很少用到，《论语》里面出现过一两次，《老子》里面也只用了一次，都不是哲学意涵的“诚”字。只是到了《孟子》《庄子》，还有《中庸》，才出现很多次，变成哲学上很重要的字，也是中国哲学修养发展方面很重要的字。《易经》讲的诚，则是另外一个字——“孚”，这个字的出现频率比较多。“孚”字，上面看像鸡爪，下面是儿子的子，是鸡蛋，即母鸡孵蛋，用它的爪子抱着蛋，大概二十几天，母鸡就会孵出小鸡。小鸡在蛋壳里面长成，向壳上敲一下，母鸡听到声音就把壳啄破，小鸡就出来了。母鸡听到小鸡在里面敲，有一个专用字，即啐。这个字和禅宗的一个故事有关。

有一次，有人问禅宗的云门大师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，云门回答说是“啐啄之机”。也就是说，学生成熟的时候，像小鸡一样在里面啐，禅师在外面啄，两人相碰，就悟了。如果学生没有成熟，禅师无论怎样教他都没有用。就像母鸡，如果里面的小鸡没有长成，它在外啄破蛋壳，小鸡反而死掉了。这也说明母鸡有信心，知道蛋壳里面有它的孩子，它有耐心在壳外面花二十几天工夫等待。所以，诚和信是一体两面。《易经》的“孚”字我们常会碰到，诚是内在的，信是外在的。整个《易经》就是

讲诚信，没有诚，你占卜没有用。要占卜，就要有诚。不能说先有成见，想得到什么答案，一旦答案和自己的意思不符合，就再占一次，希望得到和自己意思相合的答案，这就是有成见。《易经》的“孚”字我们都用“诚”字来解释，因为孚不常用，是《易经》里面的一个专用字，故以诚代占。《易经》里面有“未占有孚”一语，“未占”就是不要占，“有孚”即有诚。有诚就不需要占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说“不占而已矣”，你要是能够恒，能够诚，就不必占。占卜是一个方法。你有诚，通过占卜，然后到了某一个爻，才有感应，没有诚怎么会有感应？所以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，要有诚。

第二十二章 占卜的原理



扫一扫，
进入课程

占卜虽然很神秘，但占卜的原则就像数学的原理，你懂得这个原理，再去看书，就会觉得很容易、很简单。占卜的原理虽然简单，但是在整个的《易经》应用上，都是不离这些原理的。后人把《易经》搞得很复杂，我不采取很复杂的方法，因为这些原理是从孔子的《系辞传》里面拿出来的，不是我创造的。孔子的《系辞传》，前贤朱熹等都把它混在《易经》里面，跟《易经》不可分。没有《系辞传》，就没有这些原理，我们当然无法读《易经》。古代的皇帝占了一卦，由太史去解释，他自己不懂，只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占卜官。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讲这些原理，将来诸位去读《易经》，就会知道《易经》非常有理性和逻辑性，绝不是神秘不可知的。

先看第一个原理，六爻的特性。一个卦的六个爻就像六个人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人格和特性。初爻是开始，作用在潜，潜就是潜伏，还没有表现。如乾卦初爻就是“潜龙勿用”。二爻多誉，为什么多誉？在整个《易经》里面，第二爻多半是代表君子和修养。三爻多凶，这一爻是内卦的最上一爻，上面的三个爻组成外卦。四爻则多惧，战战兢兢。五爻有功劳，多事功。上爻则最危险，大家一看就知道，物极必反，高处不胜寒，危险。这是六爻各自

位置的特性。这个特性不是百分之百的，但在《易经》的应用上可以说是百分之八十。毕竟还有很多定义掺合起来运用，和其他爻的关系也会变，不完全只是这个特性。

再看第二个原理，六爻的感应。每个爻和每个爻之间都有感应的关系。《易经》的感应不仅是我们进入以后和这个爻的感应，还有这个爻和其他的爻之间也有感应，所以《易经》本身是一个感应体，是整体的感应。当我们通过占卜进去以后，就进入了一个感应网。

感应的原则第一点：当位与不当位。这个常常出现在爻的《小象传》中，当位则吉，不当位就不好。什么叫当位不当位？六个爻以单双数划分，一、三、五，代表阳；二、四、六，代表阴。也就是说，一、三、五爻的本质是代表阳的位，二、四、六爻代表阴的位。当你占到一个卦，如果第一爻不是阳爻，而是阴爻，那就和它代表的阳的特性不同，所以位不当，同理，三爻、五爻也是阴爻的话，也是不当位的。相反的，如果都是阳爻，则当位。二、四、六爻如为阴爻，则当位，否则不当位。

第二点：相应和不应。把六个爻分成三对，第一爻和第四爻是一对，第二爻和第五爻是一对，第三爻和第六爻是一对。在这三对里面，如果第一爻是阳爻，第四爻是阴爻，一阴一阳相应，这就叫相和。如果这两个爻全是阳或全是阴，则不应，也不相和。其余的二爻和五爻、三爻和六爻的相应、不应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第三点：内外卦。一卦六爻，下三爻称内卦，上三爻为外卦。内卦多半是代表心里的想法、内在的东西、家庭的问题；外卦是